



第一章 星星河

崔静怡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，一路想着晚上要不要去捞小蝌蚪。她看到河边的水洼里已经有很多小蝌蚪了。每年这个时节，她都要捞几只小蝌蚪回来，看它们乌黑如墨的身子，看它们逐渐脱去小尾巴，慢慢变成青蛙，看它们瞪着圆鼓鼓的眼睛，在夜阑人静时鼓着腮帮子一声一声地鸣叫，最后蹦跳着回到池塘里。

三月末，星星河的春天算是真正地来了。春风吹化了冰封的大地，吹绿了河畔的花草树木，整个星星河沉浸欢乐的海洋里。很多年来，星星河一直像一条鹅黄色的缎带，环绕



着河畔小镇上的人家。镇子上的人每天从河边走过，心里都暖暖的。即使是冬天，人们的心里也是亮堂堂的，仿佛他们的血脉也和河水连在一起似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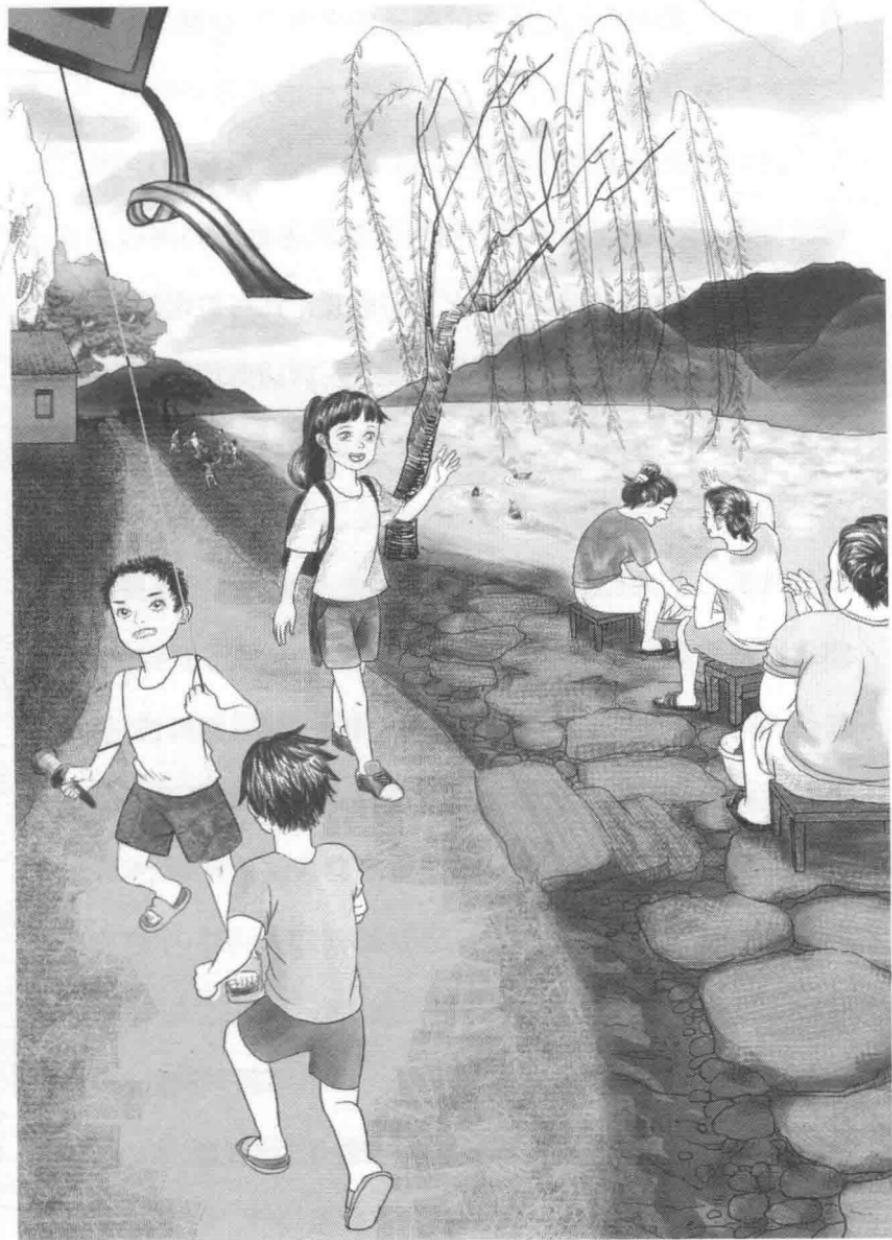
奶奶说星星河世世代代滋养着这里的人们。崔静怡不明白什么是滋养，她只知道河水千百年来都在流淌，会流到很远的地方，最终汇入大海。

崔静怡今年 11 岁。按她的年龄，正是要变得亭亭玉立的时候。她眼睛大大的，脸蛋苹果般红润，梳着高高的牛尾巴似的辫子，瘦高瘦高的身材，显得有点单薄，背着一个有些陈旧的粉色书包，笑起来很像一个无忧无虑的精灵。

崔静怡的眼睛是那样清澈明亮，清澈得好像小溪里的水，明亮得就像天上的星星……

崔静怡边走边和河边的人打招呼。

天气开始回暖，小河边热闹起来，女人们端着衣盆到河里洗衣服，唰唰的洗衣声、潺潺的流水声、女人的嬉笑声，合起来像一首奏鸣曲。孩子们有的绕着河边的柳树跑来跑去，有的在放风筝，有的在翻筋斗。河边的杨柳在春风的轻抚中揉弄着黄眉绿眼，舒展着轻软的胳膊。机灵的翠鸟点过水面，





留下一圈一圈的圆晕。调皮的鸭子游来游去，划破了水面上大树的倒影。

这里的一切生物都知道，马上就要过上温暖的日子了。树木变绿，青草茂密，鸟儿们也高兴地从各处飞到河边来安家，它们可以吃到各种昆虫。大人们也开始往河边走了。要知道，整个冬天里大家都窝在屋子里取暖，河边的风大，谁都不会在那里久待的。

崔静怡沿着河边慢悠悠地往家走。在路上，她看到一群蚂蚁排着一字形的队伍在搬运着什么，凑近一看，才发现它们在搬运一只绿色的虫子。崔静怡笑呵呵地吹了一口气，蚂蚁们瞬间散开，东奔西逃。蚂蚁们跑开一段路，见风波过去，又聚拢到虫子旁边。崔静怡想，它们一定是拖着这个“巨大”的猎物去给它们的国王进贡的。蜜蜂们的领袖是蜂王，狼们的领袖是狼王。猴子也有猴王，小动物们和人一样，生活中都是有等级秩序的。

崔静怡哼着歌，告别那群蚂蚁。再不回家，爷爷又要来找。爷爷会沿着河畔扯开嗓子喊：“静怡，你在哪？静怡，快回家……”每次放学晚了，或者贪玩回家晚了，奶奶就嚷着



让爷爷去找她。

乡间的水泥路上，两边是一排排的大柳树，稍高点的是梧桐树。春天的黄昏，漫天的柳絮飞舞着，让人有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。如今，柳枝已经长大，随风飘来飘去，崔静怡的思绪时常被它们带走。

刚走到巷子口，一只花公鸡便扑了过来。崔静怡来不及躲闪，那只公鸡就跳起来，好像要和她决斗。

“啊，啊……”

崔静怡吓得哇哇大叫。她惊慌地躲闪着，可花公鸡不依不饶，绕着她追来追去，崔静怡时刻觉得花公鸡要啄她的脸和眼睛，就紧紧地护住脸。花公鸡咬住崔静怡的书包带子，吓得她抱头躲来躲去，花公鸡却步步紧逼。几个孩子看见花公鸡追着崔静怡，觉得特别好玩，跟在崔静怡后面跑，边跑边喊着：“跑……跑……跑……快……跑……快跑……”

不知道是让崔静怡跑还是鼓励花公鸡跑。

“救命啊，救命啊……”崔静怡大喊大叫着。

爷爷和小土豆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她身后。爷爷挥舞着一把镰刀追了上来，跺着脚大骂道：“你这个挨千刀的……”



大公鸡一看来了大人，立刻没了气势，咯咯咯地叫着，没命地往前冲，像是在逃命一般。

小土豆却紧追不舍，嘴里喊着：“冲啊，冲啊……”眼看就要追上公鸡了。

“小土豆，别追了，小心公鸡会啄你的。”崔静怡大喊道。

乡下的公鸡是会啄人的，尤其爱啄姑娘家和小孩子。

“我就追，看它再敢欺负我姐姐不。”小土豆停下来，嘴里仍喋喋不休。

崔静怡的弟弟小土豆虽然只有五岁多，可胆子却不小。他天不怕地不怕，敢跟镇上所有的土狗玩，敢抓蚯蚓，不怕毛毛虫，甚至不怕老鼠。这些东西崔静怡都怕得要死。

“爷爷，花公鸡为什么要啄我？”崔静怡委屈地问。

“你看看你穿的啥！”爷爷笑着说。

崔静怡低头一看，自己今天穿的是一件红色的衣服。

爷爷说：“以后穿红衣服，要躲着点公鸡。”

“可是爷爷，公鸡为什么专啄穿红衣服的人？”

爷爷说：“红色会刺激公鸡，公鸡一看见红色就会躁动不安，失去控制，因而攻击人。尤其刚才那只公鸡，是最有威望



的公鸡，它得保护其他的母鸡……”

“它是鸡王？”

爷爷笑了：“算是吧，反正它不是一只普通的公鸡……”

崔静怡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

三个人一起往家走，一进门，小土豆就惊慌失措地嚷着：“奶奶，奶奶，一只花公鸡刚刚啄姐姐了。”

系着围裙的奶奶笑眯眯地从厨房里跑出来。她的身体一直不好，前几年还生了一场重病，做了很大的手术，可是崔静怡很少在她的脸上看到愁容，她永远都在笑。爷爷说，奶奶的笑是灵丹妙药，包治百病。崔静怡明明看见奶奶每天都在吃药，可是，吃着药的奶奶依然是喜眉笑眼的。

“静怡，没啄着你吧？”

崔静怡笑嘻嘻地看着奶奶，奶奶脸上又露出了笑容。

院子里飘着饭菜的香味儿，晚饭已经做好了。

土垒的旧瓦房经历了多年的风吹雨打，像一个充满沧桑感的老人。阳光洒满了宽敞的院子，也洒在了崔静怡的心上。崔静怡把书包放在院里的旧木桌上。说真的，她刚刚被吓坏了，到现在心还在怦怦怦地跳呢。



院子很大，南边墙角处有片空地，那里堆着小土豆的各种玩具；北边的墙角是一个花园，崔静怡喜欢坐在花园边的木头桌子上看书、写作业。

小土豆不上幼儿园，为了给他解闷，爷爷养了很多小动物。

现在，家里有两只兔子，小土豆每天至少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兔子们喂菜，喂的都是家里种的白菜、胡萝卜、青菜……

堂屋的屋檐下住着一对喜鹊，厨房的屋檐下住着一窝麻雀。小麻雀正在练习飞翔，一会儿从屋顶飞到地上，一会儿从地上飞到树梢。小土豆最喜欢看小麻雀飞来飞去了。去年崔静怡和小土豆抓了一只刚刚出生的小麻雀，可是小麻雀不吃不喝，没办法，他们只好把它放了。

好在爷爷还养了几只鸽子。本来爷爷救了一只鸽子，后来那只鸽子又带来一只鸽子，不久它们就孵了一窝小鸽子。奶奶还养了一群鸡，它们为争夺食物而叫个不停，“咯咯咯，嘎嘎嘎”“咕咕咕，喳喳喳，哼哼哼”“叽叽叽”，各种声音汇聚起来，院子就成了个小型动物园。

不过崔静怡的最爱还是那只小灰猫。尽管它好吃懒做，



整天趴在奶奶脚边晒太阳，可是崔静怡就是喜欢逗它。奶奶会经常在院子里给麻雀们撒一些小米，不过这些小家伙可挑食了，常常偷着吃鸡食。鸡食是麦麸拌的，更好吃。

对了，还有猪圈里的那只老母猪，它刚刚生了一窝小猪，整天懒洋洋地躺在杂草上，九只小猪围着它转来转去，哼哼叽叽地撒着娇，可爱极了。小猪崽的出生给家里又添了一笔不少的收入。

“奶奶，我饿了。”小土豆睁着圆溜溜的眼睛，拍了拍自己瘪瘪的肚子。

“我的乖孙子饿了，我们立刻开饭……”小土豆说什么奶奶都觉得好。他是奶奶的开心果，自然也是家里的宝贝。

奶奶跑进厨房去端菜，崔静怡和小土豆在脸盆里洗手，小土豆把水泼到崔静怡的脸上，崔静怡扑哧一声笑了。

“你这个调皮的家伙，姐姐真拿你没办法啊！”崔静怡照样把水泼到小土豆的脸上，小土豆咧开嘴笑起来。这小家伙怎么这么可爱呢！

爷爷摇摇头，也忍不住笑了。

“开饭了，开饭了，我的两个乖娃快来吃饭了。”奶奶嚷嚷



着。

一家人坐在葡萄架下的木头桌子上吃饭。

饭桌上摆放着馒头、炒菜和一盆鸡蛋汤。奶奶把馒头递到小土豆的手里，小土豆正冲小猫挥舞手臂，把馒头打到了地上。馒头在地上骨碌碌地滚了两滚，停在台阶边。小土豆想拿桌子上的馒头，奶奶说：“乖宝宝，快去把馒头捡起来，可不敢糟践粮食！”

崔静怡说：“小土豆，你忘记姐姐教你背诵的‘粒粒皆辛苦’了吗？快去……”

小土豆哼哼唧唧，有点不乐意地跑过去，捡起地上的馒头。奶奶小心翼翼地拂去粘在馒头上面的泥土，又剥去馒头皮，馒头像没有穿衣服似的，一点都不好看。

崔静怡说：“奶奶，我来吃吧。”

奶奶说：“干干净净的，谁吃都一样。”说着，奶奶吃了起来。

爷爷奶奶是过惯苦日子的，一直勤俭持家。奶奶说，在饥荒年月，她吃过树叶、各种野菜，甚至吃过树皮，差点饿死了。所以，奶奶不容许家里任何人糟蹋粮食。不管是崔静怡还是



小土豆，只要他们浪费粮食，奶奶就要给他们讲过去饿肚子的经历。奶奶有句口头禅：“惜食有食吃，惜衣有衣穿，勤俭节约传家宝。”

有的剩饭，奶奶会吃掉；有的剩饭，奶奶就倒给家里的鸡啊猪啊吃。小土豆不满一岁时，父母就外出打工了，爷爷奶奶要种地，要干家务，还要照顾两个孩子。崔静怡从懂事起就开始替他们分担家务。平常一放学，崔静怡一写完作业就帮爷爷奶奶喂鸡、喂猪，有时候还会带着小土豆去打猪草。爷爷在菜园子里种了很多菜，一到夏天就会拉到县上去卖。有时，崔静怡会帮着爷爷卖菜。

爷爷闲暇的时候喜欢下象棋。他有一副黝黑光滑的象棋，据说已经用了好几十年了。以前，爸爸陪爷爷下象棋，现在爸爸不在家，爷爷就和村里的老伙伴们下。奶奶最常做的是农活，她一天到晚不停地忙碌，清早去扫树叶，中午给猪剁菜，晚上有做不完的针线活，还要给孩子们做饭、洗衣服。

崔静怡吃完饭，帮奶奶洗了碗，就趴在花园旁边的核桃树下写作业。午后，四周特别静谧，风微微地吹着，核桃树上的叶子发出哗啦啦的响声，这种响声一直不离不弃地陪伴着



一家人。崔静怡喜欢院子里的那棵核桃树。爷爷说，那棵核桃树的年纪和他一样大，已经七十岁了。崔静怡胆子小，每次晚上上厕所，一听到树叶的声音，总担心有什么妖魔鬼怪藏在婆娑的树影间。小土豆胆子特别大，晚上敢一个人去院子西边的小仓库里替爷爷拿工具。小仓库的灯坏了，黑咕隆咚的，小土豆会借着月光把东西拿出来。有时候，他还会在小仓库里东瞅瞅西看看。

崔静怡总是吓唬他：“小土豆，小心老鼠咬你。”

“老鼠啊，老鼠在哪里？我要抓老鼠……”

“你又不是猫，你抓什么老鼠……”

“我就是猫，我是加菲猫……”

小土豆学着动画片里加菲猫的样子，在仓库里翻箱倒柜地找老鼠。

“小土豆，你慢慢找，我先走了……”崔静怡说完就想跑回屋子里，可是又担心小土豆。这个小土豆，有时候真的很让人崩溃，怎么就天不怕地不怕呢？



第二章 天大的消息

星星河镇在南山脚下，这里山峦起伏、植被茂密。南山上还有一座古老的寺庙，每逢初一、十五，奶奶就会去那里拜佛，祈祷全家平安。这里四季分明，春天柳碧桃红，夏天小麦金黄，秋天瓜果飘香，冬天白雪皑皑。

星星河镇的人习惯了自然更替，安静平和地生活着。崔静怡喜欢走在镇子的青石板路上，看一家一家门口花园里开放的花儿。镇子西头有几棵上百年的大柳树，崔静怡在树上绑上粗粗的麻绳，和小伙伴们轮流荡秋千。她的一头秀发在风中飞舞着，煞是好看。小伙伴们根本不理会秋千飞得有多



高，也不管扑面而来的沙尘，只顾兴奋地在秋千上荡来荡去。

大家抢着荡秋千，谁荡得最高谁就最神气。起初，他们还只是坐着荡，后来熟悉了，胆子大了，就越荡越高，更有人肆无忌惮地站在秋千板上面荡，比试看谁能荡到最高处。男孩子胆大，他们在秋千荡到最低处时会忽然松开双手，纵身一跃，谁落得最远谁就是赢家。崔静怡可不敢这样，她只敢坐着荡。

这天放学后，崔静怡约了郑小霞去荡秋千。郑小霞是崔静怡的好朋友兼同桌，学习成绩一般，平常喜欢做手工。郑小霞的妈妈是方圆几十里出了名的巧手，会剪纸，会刺绣，郑小霞完全继承了妈妈的巧手。

郑小霞一脸稚气，一边荡，一边向崔静怡招手，要崔静怡帮她一把，把她荡得更高。看着郑小霞满脸愉悦的样子，崔静怡也笑了，她用力地推着，看着秋千一次比一次飞得高。

轮到崔静怡荡秋千了。

郑小霞站在崔静怡背后，崔静怡紧紧地抓着绳索。

“开始了！一、二、三……”

“飞了……”



“飞了……”

郑小霞用力一推，然后松开双手，崔静怡就飞起来了。两个女孩咯咯咯地笑着。

“荡秋千让我有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。”郑小霞说。

“不，我觉得是飞翔的感觉，小鸟飞起来的时候就是这样”的。”崔静怡说。



她们荡得正高兴呢，郑小霞的妈妈骑着车子来了，她让郑小霞帮她去地里拿个东西，郑小霞很不高兴地跟着她妈妈走了。

崔静怡独自坐在秋千架上，摇摇晃晃地荡了许久，这才慢吞吞地回家。现在家中地里的活儿不多，没有什么需要她帮忙的，崔静怡有的是玩耍的时间。若是麦子成熟的时节，她要做饭，要照顾弟弟，还要上学，别提有多忙了。

崔静怡刚刚走进家门，就看见院子里的小土豆了，他正独自一人蹲在葡萄树下和小兔子玩呢。他的旁边卧着家里的小花猫，它若有所思地望着小土豆，好像在说：这小家伙怎么不歇歇呢？

这只猫是镇上的小土猫生的。土猫生下5只小猫，它们无处可去，只好在麦垛里安了家。崔静怡每天上学都会遇到它们。后来，她索性把几只小猫抱回家。奶奶把它们喂到满月，四只小猫咪陆续被人领走了，连母猫也不知哪天离开了，最后就只剩下这只小花猫了。

这只猫非常漂亮，是一只灰白色的小花猫。它最喜欢躺在奶奶的毛线堆里晒太阳，像个智者。晚上，它总喜欢睡在崔



静怡的枕头旁或者脚边。崔静怡进门后，小花猫抬了抬头，抖抖身子站了起来，绕着她喵喵地叫。

爷爷奶奶好像不在家。弟弟一个人在那里玩，崔静怡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温暖。小土豆下半年才能上学前班。镇子上有幼儿园，爷爷奶奶年纪大了，顾不上接送，小土豆天天背着书包闹着要去上学，崔静怡每次都说：“你很快就会上学了。”

“‘很快’是什么时候？”小土豆傻傻地问。

“就是九月，玉米成熟的时候。”

不过小土豆已经学会了1到100的计数、10以内的加减法，还会写很多的字，都是崔静怡和爷爷抽时间教他的。

崔静怡给院子里的菜浇水。家里是那种自压井，倒一瓢水进去，用力压几下，冰凉甘甜的井水就哗哗地流出来了。崔静怡先浇了正在茁壮成长的豆角、水萝卜、黄瓜、西红柿、辣椒和菠菜，接着又给每一棵果树浇水，葡萄树、核桃树、梨树……

星星河从崔静怡家门前缓缓流过，小土狗在山坡上跑来跑去。她家屋后是一片果园，里面长着几棵高大的核桃树，据说和崔静怡的爸爸年龄一样大。每当夜晚来临，躺在床上的崔静怡听着核桃树发出的沙沙声、猫头鹰的咕咕声，很多个